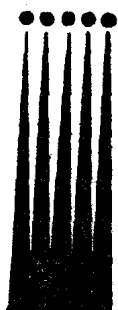


沙漠醫生

HEINZ KONSALIK 著・張雪三 櫻枝譯

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八六五種

當代名著精選之一〇七

沙漠醫生

THE DESERT DOCTOR

原 著：HEINZ KONSALIK

譯 者：張 雪 櫻

發行人：平 鑫 濤
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
電 話：7003422

出版經理：張 柱 國

出版者：皇 冠 出 版 社
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
郵政劃撥10426帳戶

電 話：7003422

登 記 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編譯委員：張 時·彭中原·茅及銓

趙爾心·雲 菁·余國芳·林靜華

林衍倫·戴國光·湯新華·林少岩

編輯顧問：陳麗華

策 劃：施寄青

主 編：陳昱華

美術設計：吳璧人·林莉娜·楊芷蓉

校 對：曾美珠·劉秋城·鮑秀珍

印 刷 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

電 話：7071139

第一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月
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。盜印必究

沙漠醫生

HEINZ KONSALIK 著・張雪三 櫻校譯



沙漠醫生

HEINZ KONSALIK 著・張雪櫻 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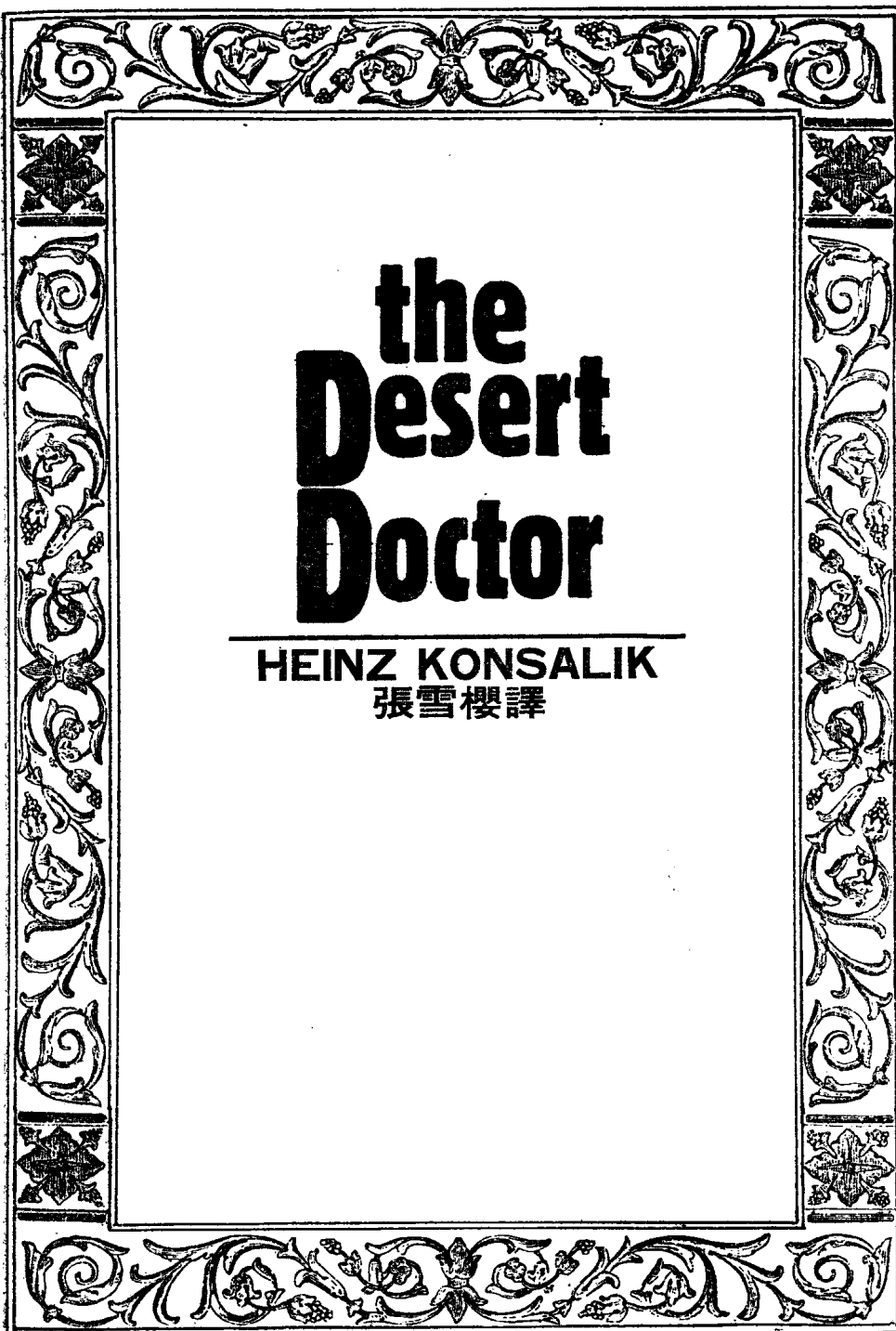
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當代名著精選107

沙漠醫生



the Desert Doctor

HEINZ KONSALIK

張雪櫻譯

主要人物表

賴甫·范篤拉——本書男主角，醫生，理想主義者。沙漠阿拉伯人稱哈金·帕夏。

卡蒂亞——赫勒森太太，後再嫁范篤拉，溫婉迷人。
布魯洛·赫勒森——富紳。性變態者。

詹米茲——赫勒森的特約醫生。

穆斯塔法·卡拉巴希——阿拉伯游擊隊領袖。

萊娜·胡世妮——熱情大膽的阿拉伯女郎，學醫，一位『革命新娘』。

艾希拉夫——約旦籍醫生。

索伯爾——德國『環球』雜誌記者。

1

起初，這個女人有點步履蹣跚，雙手緊緊捫住胸口，隨而猶豫地退回到那片將某家前面花園和街道分隔的牆邊，一動也不動。

她穿着一件短緊身、白底印上大朵紅懸粟花的衣服，一雙晒成棕褐色的修長大腿。只是很難看清她的面龐，因為滿頭披散的黑髮，為她罩上一層面紗。

魯卡，偶然打從下水道工人在馬路洞口搭蓋的小遮棚探頭外望，隨又縮回棚內，用肘輕輕推了他的同伴。這位同伴剛從下面爬上來，身上還帶着一股下水道的臭味，腋下則夾着一支焊鐵。

『外面那邊，……女人！』魯卡說着，還做了個手勢。『牆邊……』

『腦子裏想女人，你就有麻煩！』克蘭茲勒放下焊鐵，抓住一根吊進洞內的繩子。『魯卡，幫忙拿一下鉛桶。』

『那女人走路似乎……』魯卡模仿着她那搖搖晃晃的步態，將遮棚的蓋布推回原處。『瞧——那女人有病。』

『讓開！』克蘭茲勒也將頭伸出去，朝那邊張望。『嘿，她真有點不對勁！』他抓抓頭皮。『不是有病！是喝醉了。酒，喝多了，醉了，而且在大白天！來，把鉛桶拉上來！有一件事，我可受不了，那就是女人喝個酩酊大醉。』

這個女人又再蹣跚地走着。她倚住牆壁，頭向後仰，嘴巴張得大大的，彷彿透不過氣來，貪婪地呼吸着。之後，她的雙腿彎曲，轉身，好像在慢慢移動，隨而滑倒地上，用背靠着牆。

『瞧那邊，你！』克蘭茲勒顯得有些厭惡。『真的爛醉！叫人作嘔，不是嗎？』

現在這個女人坐在柏油路面上，兩臂張得開開的，頭向前下垂。她的眼睛閉着，臉色蒼白，嘴巴扭曲；這張嘴，當她微笑的時候，該是很美的。

魯卡爬出遮棚，朝她走過去。克蘭茲勒也站起來，雙手放在工作服的口袋裏，勉強跟着這個義大利人。當魯卡走到這個女人身邊，他叫着：『把她喊起來靠着牆！那就是你所能做的！』

『那女人有病！』魯卡回了他一句。他讓她的頭抬起來，並且扶住她四肢無力、軟弱的身子。『不是喝酒，是昏過去了……』

克蘭茲勒於是快步跑過馬路，跪倒在這個不知名的女人身旁，用鼻子嗅嗅她的嘴巴，才明白她的呼吸裏並沒有半點酒味。她那蠟樣蒼白但輪廓很好的臉龐，和很淺的呼吸，顯示她真的昏過去了。

克蘭茲勒搖了搖這個女人，喊着：『喂，醒來！』一次或兩次，撐住她的身體，因為她的身體開始滑近地面。魯卡幫着他，然後，開始解開她頸上的鈕扣。

『別動，讓它去！』克蘭茲勒咆哮着。『義大利鬼！隨便脫掉一個女孩子的衣服，對嗎？別亂動手！把她扶上我的肩膀……向前推一點，你這個笨蛋……就是這樣……扶住！』

他使自己站立起來，雙手攀住這個女人的背部，好穩住她，不致滑下。她現在吊在他的左肩上，頭向下垂，軟弱得像個布娃娃。魯卡則握住她的雙腳。

『醫生！』他說。『找醫生，要快！』

『好主意。近處那裏有呢？』

克蘭茲勒朝四周張望。這條巨宅邸院的街道，冷冷清清，闐無一人，彷彿已經荒廢。古魯瓦區的人是生活在高牆、障壁與籬笆後面，那些背對街道的巨宅裏。戶戶擁有花園，包括游泳池、寬闊草坪、噴泉，以及薔薇樹叢隔出小徑的庭院。你或能聽到一頭狗在這些高牆後面吠叫，或是有人大聲笑着，偶爾也會有點人聲外洩，但通常這個純住宅區的氣氛總歸全然寂靜。

克蘭茲勒開始邁步。這個女人並不重，比他每天搬上車子的那箱工具和設備還輕。她那長長的黑髮拂着他的面，弄得他的鼻子癢癢的。

『想個辦法！』他抗着她，儘快地走。『告訴你，魯卡——我們按下一家的門鈴，把她扔在那裏！他們會去找醫生。』

他們經過好長一段路的花園，走向下一家。當魯卡突然停住，幾乎把克蘭茲勒拖倒，因為這個義大利人仍然抓着這個不知名女人的雙腳。克蘭茲勒勉強穩住自己，才沒有跌倒。

『笨蛋！』他喊叫。『發生什麼事？』

『醫生——那邊！』魯卡指着馬路對面。那兒有一幢長大的房子，高高的門邊掛着一塊名牌，是位醫生的典型琺瑯名牌。克蘭茲勒回轉身，橫越馬路。歇下來，喘口氣，將肩上的女人向後移動一點，扣了銅門環。

『范篤拉大夫，』他高聲叫。『范篤拉——那是說他來自你們那裏樹林的狹縫，魯卡？』

『不是義大利人。』魯卡搖搖頭。『不會是義大利人……』

一項自動裝置響了。克蘭茲勒用腳推開門，朝屋子裏走去。有位穿白衣的女郎出現在門口，瞥了一眼，向後站着。

『出了事？』她說，克蘭茲勒經她身邊進入門口大廳。『這邊，請。』

他走進一間光亮、白色耀眼而潔淨的房間，將肩上的女人放在一張有着紅色罩布的長沙發上。魯卡留在大廳裏，雙手搓扭着髒兮兮的帽子。他們直盯着這個身穿白色護士裝女郎的雙腿，眼裏閃耀着光輝。

克蘭茲勒擦掉額頭的汗珠，伸手進口袋找根香煙。護士搖了搖頭。

『請別吸煙。』

『老天！』克蘭茲勒將手插進發臭的藍色工作服口袋。『瞧，是不是出了事，我不知道。她突然癱倒在路那邊，看見嗎？起初，我以為……好吧，妳知道的！』他笨拙地咧嘴而笑，在發光的塑膠地板上走來走去。『我見得太多了，大白天喝得醉醺醺的。然而——她，看樣子可是昏過去了。醫生在那裏呢？』

『他立刻就會來。』護士小姐在一張空桌上按了按鈕。『他正在實驗室工作。你們到隔壁房間等好嗎？』她指着一間掛有『候診室』牌子的房間。『如果醫生需要你們，會讓你們知道——你們抽得出時間嗎？』

『當然沒問題！』克蘭茲勒張大嘴巴笑。『市政府僱用我們。』

他們坐在隔壁房間，讓門開着，等待醫生的到來。魯卡開始輕聲吹起口哨來。

『閉嘴！』克蘭茲勒喝了一聲。

『好漂亮的小姐……』

『誰？』

『穿白制服的……』

『啊，別流口水，閉上你的臭嘴！』克蘭茲勒身向前傾。腳步聲近了，門開了，又關上。一個穿白衣的經過他們身邊，黑頭髮中夾有灰色，瘦瘦的，中等身材。

『挺帥的嘛？』克蘭茲勒說。他想，這樣的醫生，真是天生的。他隨着診察室關着的門。所有女